



星月文艺丛刊(一)

李 过 主编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星月文艺丛刊（一）

李过主编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书名：星月文艺丛刊（一）

主编：李过

督印：韩瑞琼

打字排版：彭竹生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
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231座#02-27

The Youth Book Co.

Blk 231, Bain Street, #02-27, Bras Basah Complex,
Singapore 180231

Tel: 63379552 / Fax: 63369130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初版：2007年7月

定价：S\$20.00

ISBN: 978-981-05-8459-7

目录

学非所用

论文

写自己所熟悉的材料	高 鲁	1
略谈三个独幕剧剧本	米 然	4

散文·序

人民的声音	林 潮	13
奥利维亚·玛丽安	韦晕译	16
诗站底绿叶	方北方	22

诗

卖唱者	蓝 波	27
-----	-----	----

小说

学非所用	梁雁鸣	29
海葬	陈连成	39
诉上当	李 过	62

诉不尽的冤

论文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|
| 曹雪芹和他的《红楼梦》 | 黄波澜……… | 73 |
| 略谈客家民间文学 | 冉 民……… | 84 |
| 充实直接的生活经验 | 高 鲁……… | 97 |

散文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他的家在哪里? | 方北方……… | 101 |
| 散文二题 | 林 潮……… | 106 |

诗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这不是终点 | 莎 茄……… | 110 |
| 街戏 | 烈 浦……… | 112 |

小说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诉不尽的冤 | 曾南石译……… | 113 |
| 新来的一群 | 李 过……… | 127 |

幸福圈外

论文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我们需要文娱批评 | 萧边民……… | 137 |
| 当仙鹤飞翔的时候 | 米 然……… | 140 |

大从化与低级化	小 律	149
学习间接的生活经验	高 鲁	152

散文

祷声及其他	林 潮	156
生活在村子里	李 火	159
病因杂记	在 场	162

诗

睡吧，孩子	孟 沙	169
为什么	重 阳	172
春，你在哪里？	茄 莎	174
雨水	榔 林	175

小说

幸福圈外	凡 我	176
忠烈和玉兰	李 过	190

海的女儿

论文

略谈武侠小说	成 沙	203
脞论艺术剧场公演的本地三独幕剧作	米 然	209
谈《衡窝集》	方 修	222

收集材料 高 鲁……227

诗

茉莉树呵，你一定要开花 骆起东……231
我的爱人离开我去 诗 丝……234

小说

海的儿女 陈连成……236
私刑 李 过……252

苦难

论文

关于形式主义 李 颖……… 265
谈文学作品的思想性 成 章……… 268
选取材料 高 鲁……… 272
马尔兹及其短篇小说 陈 晓……… 275

散文

五分钱 何 苦……… 280
燎原的野火及其他 端木虹……… 283

小说

苦难 刘 星……… 287
群情与私情 李 过……… 318

写自己所熟悉的材料

——写作漫谈之一

高 鲁

有写作经验的人，总是强调写自己所熟悉的材料。为什么要写自己所熟悉的材料呢？因为只有熟悉的材料才有透彻的认识，才能写得真实、亲切、动人。要文章好，作者必须有真实的情感。只有对自己所写的材料熟悉，才能产生真实的情感，文章才有感人的力量。材料不熟悉，根本就不会有深厚的情感，作品也就缺乏感人的力量。好比，你一向住在都市内，所接触的人物都是商场的人；虽然曾看见过橡胶或橡胶制品，也听人家说过橡胶是怎样生产的，胶工的生活是怎样痛苦；但你没有亲自到橡胶园去过，没有看过橡胶的生产，也没有跟胶工接触过；只是，由于听到胶工的生活苦而同情他们，于是决定把他们的痛苦写出。可是，你不熟悉胶工的材料，又不设法去和胶工生活，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生活；以听来的材料为根据，加上自己的想像，便写出

作品来——可能会写成这样的：

胶工的生活真真苦，天未亮就出门，太阳下山才回家，不分晴雨，天天到胶园割胶……

胶工的苦，作者根本不懂，无从产生真实的情感，只是用“真真苦”这抽象的形容词来形容，冷冰冰的，有什么用？雨天橡树湿不能割橡胶，却偏要胶工去割胶！胶工大都在午后就收胶汁回制胶房，以便将胶汁制成胶片，根本不是“太阳下山才回家”。这样，不只是不真实，不只是没有真情实感，还犯了错误。

据一位朋友说，以前香港出版的一本儿童刊物的画片，把割胶画成木匠钉树的样子。这岂不是笑话？原因是画家对自己所要画的材料不熟悉，而又贸然下笔的结果。

要写一部反映胶工生活的小说，作者对胶工的生活、环境、各种人物（园主、工头、工人、正面的、反面的）都要很熟悉。小说里的各种人物，有的甚至是作者的朋友，作者对他们的工作态度、思想、情感、言论、行为、动作、表情都非常熟悉，清清楚明的摆在眼前，即使闭起眼睛，他们的影子也好像在眼前出现。这样写起来，一定是真实动人的。

又如，要写篇游记，必须实地去参观，对该地的名胜古迹、景物、人情风俗、游览的概况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所写的游记才能生动透彻，读者才不会像雾里看花一样的不清楚。写游记，自然是必须到过那地方才能

写。但，光是到过，而未将写游记所需的材料熟悉，考察得正确，信笔写下去，也会闹错误的。据过去的一位同事说，有一位作者写居銮的游记，正当居銮中华中学要建校舍时，在那新校舍地址附近正在建真空坛。而这位作者误将真空坛为銮中新校舍的一部分，便写说：銮中新建校舍二间，其实是新建的真空坛。

发表某议论，作者对要说明的事理必须通透。要是自己还不大清楚，写了出来，叫人读了也含糊不清，甚至莫名其妙。事理认识愈通透，所发表的议论也就愈能叫人看了明白；除非那位作者文字表现能力差。

好的抒情文章，必须是叫人读了深深的感动。要使读者感动，作者首先是要被感动过；将被感动的时候的真情实感写下来。要是，作者根本未为感动而写抒情文章，叫人读了不只不会感动，还觉得是无病呻吟。

写文章不是凭空来的，所谓想像，也必须是有根据的，不是瞎想出来。即使是荒唐的想像——想像中的鬼，也必是具有人形的；即是根据人而想像出鬼。

要文章写得真切动人，避免概念化的毛病，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材料。那一些材料才是作者所熟悉的？这就要看作者个人的生活情况而定，勉强不来。其实，那一些材料才是熟悉的，自己是最能明白的。

同是熟悉的材料，今天有新的熟悉材料，应该先写今天的；过去熟悉的材料，到今天还有价值，而又没有新的熟悉的材料，才写过去熟悉的材料。

略谈三个独幕剧剧本

——写于南大戏剧会演出后

米然

南大戏剧会演的“独幕剧演出”终于兑现了马华戏剧工作者的理想——本地人演本地戏。不论此次演出的戏剧效果如何，这三个独幕剧作毕竟反映了本国戏剧艺术底水平。本地剧作者经已为马华剧运未来远景抹上了异彩，这是新的起跑点，更多的戏剧工作者将从这里接棒。

无疑的，这三个剧本：《血腥的人》（吉隆坡罗大章作）、《无灵的杯玟》（槟城叶苔痕作）和《打破镜子的女人》（星洲林晨作）都是本国文化的结晶，我们必须珍视它们，而且也自然进一步地提出对未来作品的更高要求，因此建立起互相研讨，相成并进的气氛显然是需要的。基于此，我提出了对这三个剧本的主题、

人物及其他有关问题的管窥。

《血腥的人》

(甲) 主题

严格说来，这个以揭露伪装“艺术家”混迹马华戏剧界主题的剧本并没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积极的思想性。由于这一类事物并不普遍存在今日的马来亚，所以颇多鉴赏者观后便表示它仅表现微弱的马来亚意识。假若作者更扩展了他的生活面，更加深了他的视野，他便会发现有更多更亟待描写的素材，特别是当“默地卡”响雷滚遍亚洲的时候，特别是当马来亚人民正积极建设崭新的经济，崭新的文化和迎接崭新的生活的时候，更多更具强烈现实感和高度思想性的素材正等待艺术工作者去撷取、去描写、去传播。——今天马来亚的艺术工作者完全被要求进行这项工作。

无论如何，《血腥的人》到底被慎重地演出了，希望作者踩稳了这块础石，往前跳得更远。

这个独幕剧是一连串的“追”和“逼”交织错综而成：伪装艺术家徐适人从香港到新加坡来“追”树人中学董事长王福耀的年轻太太，当他俩正欲乘雨夜卷款私奔时，徐适人的旧同事古石正好受尽千辛万苦地上门寻仇，他从香港“追”到这儿。与这同时，王福耀也闻讯“追”至，正欲不择手段对付他俩时，走私被揭发的电话通知，又“逼”他不知何适何从，他“逼”死太

太，再紧“追”着徐适人……这样的故事情节，假若搬上银幕，无疑是一部紧张诡谲、奇峰叠出的佳作，特别是利用“蒙太奇”的特赋技巧之后。——然而，对于一个独幕话剧而言，设若不能服务于主题，突出主题，将是纷杂零乱，百体杂陈的“杂”文，更何况人物性格的刻划又是轻描淡画，不知是“正”或“反”面之角色。

一出独幕剧，就像一篇短篇小说，它的成功在于洗练的手法和单一的主题意识。这个剧本的最大毛病便是主题的模糊。

(乙) 人物

徐适人——从作者的介绍中，我们得知他是伪装“艺术家”，从其旧同事古石口中，我们得知他曾利用古石，把他出卖，而且还诱奸了他的女儿。观众对徐适人的了解，大部分是从古石的叙述中旁勾出来的。但是对古石的性格，除了他本身所说的“一个没出息的潦倒剧作者”外，便无从了解，他写剧本便用徐适人的名字发表，因此，观众便很容易把上面所说的“利用”看成是双方面的互相“利用”，而他的女儿被徐适人“奸污”了，也极可能还有内幕新闻。——易言之，由于古石的性格不明朗，直接影响了徐适人的性格刻划。

至于徐适人与王太太的关系，也由于王太太本身性格的模糊，间接冲淡了徐适人的性格。王太太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人，却嫁给一个比她的岁数多一倍（五十六岁）的王福耀，恐怕也有内幕文章，对于她为了摆脱

一个“快要死的人”，摆脱一个“表面上是个实业家，慈善家，可是暗地里却是个魔王，走私贩毒”的家伙，我们能不同情她吗？会憎恨与她私奔的徐适人吗？

所有这些，都使本来性格已不明确的徐适人更不明确了。

王福耀——树人中学的董事长，据他的太太所说，他欺压良民，出卖同行，简直侮辱了所有办教育的人。诚然，类似这一些“董事长”的人为数也不少，可是为突出主题起见，将他描写成善良的长者，将他的太太写成他的女儿，至少能使观众更集中注意力于徐适人一身。让所有情节都围绕着徐适人的“坏”而发展，效果必更宏大。

（丙）技巧

在技巧上的工夫，是较后两个剧本逊色的，例如台词的说教式，利用反叙述勾划一个重要角色的性格等等。不过作者的“戏中戏”开场，却十分新鲜，而且大情节的处理上也相当紧凑。

（丁）小结

上面所写的，完全是根据舞台上表演时所得的印象，自然在人物介绍方面，作者可能在剧本里详细介绍过，但作为语言文学的戏剧艺术，它不仅在剧本里描写清楚，而且在舞台上也应交代清楚，尤其是性格主要特点的雕塑更不可忽略。

《无灵的杯珓》

(甲) 主题

据剧作者叶苔痕先生说：“这一个描写现实的剧作，是以现社会百字票的流毒，和一群愚昧者疯狂迷信鬼神，嗜赌百字票为题材的。”对于描绘社会丑恶的一面而论，这题材无疑是顶典型的，但我却嫌它不够深度。

虽然这个剧本曾获得槟城华人咨询委员会剧本甄选赛的首奖，然而我完全同意剧作者本身所感觉的：“它的主题，似乎不十分积极，暴露也不够彻底。”它仅仅写出了剧中人物的生活目的（发横财）和生活内容（求神、拜佛、讨真字），却未导出他们生活着的社会背景；即是说只表面感触到“人”底喜怒哀乐的情态，忽略了“时”的潜存性。

当观众走出剧场时，完全可能这样的回答下列问题：

屠钱氏为什么悲痛，愤恨，而至于半疯半癫？

——因为虽中奖却领不到奖金，厂东露丝邓走了。

屠莲为什么最后咬牙切齿地哭泣？

——因为领不到奖金，丈夫谭才又跟着露丝邓走了。

于是屠家一切的不幸，完全是露丝邓一“走”造成的，她是罪魁？

可是露丝邓为什么当舞女？为什么嫁给姓葛的银行

经理？是生活使然、或者是虚荣心？剧本没有交代，即使交代了，真正的罪魁还是现代社会。

综观全剧，是以“反赌博”为经，“反迷信”为纬。前者唯一的正派角色是屠莲，她曾指出嗜赌的将来，可是这“将来”是在屠家“家变”后顺水推舟似的提出（我以为是安插在不适当的时机的说教式台词）。在这以前，她只是屠家的“附员”，职责在于“倒茶”，“插话”，这无形中松懈了“经”线的紧绷性和强烈的比照性。至于“纬”线，似乎有“弄巧反拙”之感。屠钱氏在“拿督公”前求得的“宝字”是1018；屠家生所得的“字”——1018也是在佛前掷杯珓请准的，而这个“字”真的又中了万字票，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“拿督公”是显赫灵验的，杯珓到底还能预卜真假，这和“反迷信”的原旨，起了矛盾，虽然这是“恰巧”。却是不可原谅的大疏忽！

总之，这个剧本是不带强烈激发性的社会问题悲剧，它有现代社会的典型素材，却不够深度地写出典型的现代社会。

（乙）人物

屠钱氏——一个过惯舒适生活的任性的“娘惹”，半生以来，无日不出门求“真字”，赌万字票，这一回她中了1018的万字票，大喜若狂，可是晴天霹雳，广东露丝邓走了，落空了……，她竟然疯疯癫癫的将神纸作金钱，而且“疯狂地”领悟了“吃亏的到底还是我们许

多执迷不悟的傻瓜”的哲理，这就不免有点“唐突”和不合角色性格。试想一家尚雇得起佣人（只不过欠了几百块钱），尚有闲情逸致举家合赌的人家，女主人会发疯吗？与她一般的女佣人大姑，连最后的一只戒指都输光了犹且不致如此。对于这个任性惯了的人来说，这时最多不过呼天抢地，断不至于能领悟出若等哲理。

大姑——这个女佣人被塑造得非常生动，特别是能写出这一类赌万字票的目的——希望藉中奖翻身，不再被人瞧不起。可是终场时却有些地方不妥，例如对于不曾受过教育的她来说，是不会以为一向诚信的“大圣爷”是骗她的，也不会发现“自己欺骗自己”的事实。

（丙）技巧

有人以为这个剧本“戏剧性”不足，剧情是直线发展的，缺少曲折，只看开场，便可知道结局（的确是这样）。然而我却以为这是作者技巧高明的地方，他能在你已预知结果时，仍旧吸引着你。事实上，即使一出最富戏剧性，最富变化的作品，只要你先看剧本，或已看过一回演出，再来看时，其剧情发展也成为直线型的，你同时也预知它的结局。对于一个独幕剧而言，《无灵的杯玟》是颇能表现单一的主题意识的。

附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采用了好些俚语俗话，在演出时效果也颇佳。